列傳第六十五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　呂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景帝子）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轍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

焉乃陰衆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爲益州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木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遂攻雒縣（令益州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雒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蜀廣漢郡之屬縣爲郡）馬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已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雒爲逐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選更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他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咸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雒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轝重也）焉四子範爲左中郎

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並從獻帝
在長安雅別部司馬瑨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
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
範謀誅李傕焉遣與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爲
尚書云蜀史之也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燒
其城府庫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咸都
遂發背疽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
爲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
爲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
器服韙以此遂也兵駒服備表駒音秦監服音如尹反屬蜀
巴郡故城今夔州雲

安縣西也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
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
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
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
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
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
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
以璋閒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
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義
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

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根威將軍
兄璋平意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
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
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
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
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璋主簿巴西
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襲南郡南郡殷實先主引退而道路斷權不得
還故率所領降于魏魏司馬懿以文書謂權曰吾今舉軍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權
不負孤也待之如初懿又遣人以權家在吳權諫先主不從
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
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當尒劉備有梟名
梟即
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
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
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
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
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也陰與松兄廣
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部
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
然精理精果有才幹數遣使詣曹公公不甚禮揚脩深器之白公辟
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欲
宴之間一日讀以此異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大
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
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

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屍喬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備還璋於公安公安今荊州縣歸其財寶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還璋于公安南循佩振將軍印綬孫權破関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留住秭歸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以五斗米道教民故號曰師君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首音式救反

傳傳音陟戀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漸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云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肉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脩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聽不孝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甚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方實馭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襄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漢州襄城縣西北也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降 魏志曰魯先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 閬中蜀巴郡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論曰劉焉親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子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侈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

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稍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堅欲進兵恐爲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至醫禱祀山川遍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桑鉞屬咨遂斬之引兵從術劉表王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刺史使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懼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

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
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
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
結術爲援乃授以左將軍假節封楊翟侯初術在
南陽云當塗高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
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又路皆是金二故去應）又以袁氏
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奔袁氏良陵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章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頴東城南婦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

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李尤銘曰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殷胡公雖在陳世克昌）遂拘堅妻奪之與平二年冬
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曰今海內
羣佛劉民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爲司空子敞又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
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
參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猶服事殷胡公雖在陳世克昌）
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
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
室凌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

漢接而周之今孤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蘧字公儀秦宇公先河內人司寇敞之孫也）術不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震蕩播遷也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其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徙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爲幽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通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

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
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逸逸生術凡五代爲漢宰
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
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
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駭
議致憎厭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
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
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九江太守爲
淮南尹置公卿郎吏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
呂布并爲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許術大
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
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
大駭即走度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山陽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縣故城之蘄陽口以拒操操擊破斬蕤
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
士民東餓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
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
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
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
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

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羈傷號泣俊流
甚嫉俗數百無不兼羅統厭衆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不行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爲甚愛幸諸婦害其寵給之曰將軍貴人有命當時將去奈何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落術果以爲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殺之馮懸之廁梁術誅以爲不得志而死也厚加殮斂焉自下飢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灊縣之山也灊今壽州霍山縣也灊潛俊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擾攘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幽并冀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仁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奬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備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簀牀無足而席有之象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嘔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勳魏志曰勳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敗亡命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曰驕慢數犯法又誹謗太祖遂免其官也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

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
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
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其
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内以布爲主簿甚見
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
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
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
卓自知凶恣妄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
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奉捷得免而改容謝卓
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
與卓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廉卓
幾見殺之狀 漢紀曰布字奉先并州人也
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
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遲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
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
允既不救洛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
長安布與傕敗入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

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
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
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
布懼語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
生責布可大得傕等重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
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
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墜（普論傳曰時人
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
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
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
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
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
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矢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
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
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
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
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與
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與
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監東

郡 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之地也故謂之四戰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還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復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也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尋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叔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舉兵誅國賊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陽及術母弟等男女二十餘人操所敗 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司馬防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以尚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表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尚迫還爲術所害也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日於邈還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敢奉

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擒備妻子備敗走海西（縣屬東海郡故蜀）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沛爲沛郡小沛卽沛郡）布自隨子來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大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轡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爲戟慱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卽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胥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汝術結姻必受不
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恠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願後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得織国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国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儀送許曹操操殺之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
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親視之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

卿莫究其情偏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
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恊同曹操絕婚公路今
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
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
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
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

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進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子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苟幣邑欲以一人之及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棲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僭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事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音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菖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轂斃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徐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

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疲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圍之壍深水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竊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衆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釀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二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也鄙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

吳圖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

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縄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卓操領之（杜預注左傳曰領猶頭也宮玉反）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巨信（蜀志曰備自是其字）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若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流涕布及宮順旨縊殺之傳首許市

貫曰馬作庸牧以希後福（王卅啟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五

范冉　後漢書七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延　王景

王渙　許荊

劉矩

童恢

仇香

劉寵

孟嘗　第五訪

秦彭

衛颯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連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及入官奴婢男子鎖鎖鐵鎖其頸愁苦身衣大練死者十四八經去謂高祖約法三章老文除肉刑也

色照重絳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
旁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
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
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駏驉弋獵之事
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牘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部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若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銅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若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東都賦章章著著也）

有可稱談熟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誚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攻鍾離意等亦規諷敦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時帝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又刻薄意獨敎諫爭數引救權即朝廷缺漂事爲奇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冀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郝人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寵委任賢長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鍾皓也）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鞏前世趙張（鞏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

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道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緝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産 颯音立 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隱師無糧常傭以自給毛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婚姻之禮春年合涯故城在今廣州含涯縣陽令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澗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舩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僦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采陽縣山鐵石續漢志陽采縣屬桂陽郡也 鑄作鎡錤農器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單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歎以爲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 東觀記曰

頃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容二人賜各僮錢人五千也 勑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召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因萬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守轅舍重持馬還相迫卿里號之曰一馬兩車劣子河也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爲蚕食也 勸令養蚕織履民得利益 高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若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臧寒蹠並多剖裂人得其利至今江南婦人桑蚕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謁者僨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擾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舊爲其壯 壯少也 禮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也 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貪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餐音千晚反 吳有龍丘萇長者隱居太末 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爲太末有好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嵓嵓中有九石特秀色丹可寢處 志

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喬太師太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三公莽時官名前書也）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揩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国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喪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録請編名録於郡臧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喪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邵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眞俗以射�characters爲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眞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捄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畴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民

卒（偵同也書五敢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作於延也峄等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臨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雎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爵祿必至對曰臣聞忠臣不私君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毒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子竇客伏法者五六人郡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氣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種號也雜也）其有警急並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渠溉田數千頃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左轉召陵令願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數

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
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詞邯人也（詞音詰甘反邯音甘反縣名）八葉祖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
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
師仲（袁敞興居孫並高祖孫齊敬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
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爲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
殺郡守劍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
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閉與郡決書史
揚呂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爲列侯閎獨讓爵帝奇
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覽衆書又好天文
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
能理水者顧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
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
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
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東因荒泗但入河內而已）修理
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
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普元
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

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中都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
初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赫少田地饒廣雖未脩理其患
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
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決渠東侵
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
以爲縣官恒與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
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
敏給帝善之又以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
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
裳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
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
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致功也績功也言原隰致禹所治之處也致功砥礪山名也）直截溝澗防
遏衝要決雍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灌
謂灑清除流而上曰灌流而上曰溉溉灌互相發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
猶以百億計（十萬曰億也）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
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武
帝時河堤大興發卒十萬人塞瓠子決於鉅野東南注鉅野通於淮
泗溫清除兗豫四州略偏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
發徒萬人塞之）是知名二千石及諸從事掾屬
爲侍御史（前書百官公卿表一等守景三遷
東萊太守入爲大司農徙河南尹）永平十五年從駕東巡
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

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還還長安
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行立西望景
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貳會時有神雀諸端（音子帝時有）
神雀鳳皇白虎白烏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
文有可採明年遂還盧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
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音彼）
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景乃驅率吏民
修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
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
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至於官初言景以爲六經
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興
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葬埋
之法（老黃帝
書息之書也）堪輿日相之
也日相謂日辰
王相之法也）適太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
承六世祖護爲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
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
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
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

漢宅議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衣有一柱來止樓上題鄒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大親謂父母兄弟夫婦也好有遵奉教化者擢爲衆綱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變頃畝分別肥墝務令平均課人相率修理溝渠皆得其所又高下異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褒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郪縣故城在今梓州郪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声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司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

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辟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績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綱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待御史永元十五年徙加爲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實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爲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斂致奠酹音張苟反說文曰祭酹酌也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盤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爲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宇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舌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翫念在理冤清身若體宿夜勞勤化有能名遠道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寶所以爲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北海太守以理行第

一人爲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憚焉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公羽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廉平鄉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考宣皇帝嘉歎懸惜而以其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脩之節跨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紽音陀素絲繩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風承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令以漁子石爲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傳卓茂廟

洛陽留王渙祠焉鐘願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願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檀赦之曰自効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求和中以劇令勑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逖王慝杜預注云逖遠也剔與逷通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字少張謝承書曰荊字子張家貧孟更無有舡車依假常單步荷檐上下會稽陽羨

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異之美我家有別君之道儀禮曰父子一体也夫婦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離子之私也父則不子爲子故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三分所得並悉劣少卿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要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曾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益慙竊位三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未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無所留於是鄙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迎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各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共荊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荊名譽益著太守黃琬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濵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剏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有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各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

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均人謝承書曰均養父母兄弟分析田地皆還與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豫蔵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番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詳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免死自是郡中重

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解見雷謂傳也）宜斷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髙第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貿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

及刺益之事也留来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舡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掌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恥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遂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龍望次匿景藏采不楊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吾君不好士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何以得賢士而與處焉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數寸之翮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簡子曰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之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數寸之翮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簡子曰善吾聞之晉平公飲酒盡三爵也新序云晉平公飲酒盡三爵也好爵弗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廟之寶弃於溝渠尚書謂曰亦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曰守藏凡国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珠璣之生用乎槃木朽株桑萬乘用者若爲之容耳前書鄒陽曰懸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左右爲之文飾容耳王者取士宜

救衆之所哀臣以斗筲之資趨走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感爺息亡身進賢舍（出當車以諫擊闌腦乃描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范蔚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奚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奔民也（上言訪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時爲司徒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爲司隸校尉邊境服其威信來營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來營太尉朱寵太傅桓焉表薦矩少有高節以叔父資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爲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爲忽恚可忍縣官

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
得還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
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
不能諧附貴戚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
相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
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
止補從事中郎後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
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免後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
暠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
效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
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誥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有罪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音以繼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
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
皆名儒宿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
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辛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悼惠王肥高祖子也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
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
愛丐疾辛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

道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忘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忘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常有所）礭南遺當於井上先罹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一頃十五畝入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廬舍五畝成井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蔡寮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耆卿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尾眉皓髮（老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宦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吠音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令聞當見弃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動若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以陰雾傷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鄉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貲績堂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弟子官至山陽大守方有二子伏字

公山縣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爲縣
幸公山秦何復幸正礼洪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羅正
礼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驌驦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
入洛陽徙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已愛人物爲士
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州殺任城相
鄭遂轉入東平徙擊之戰死與平中縣爲楊州牧
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縣乃移居曲阿值中國
喪亂士友多南奔縣檣亭收養與同優劣甚得名
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縣因奔譙曹操辟爲議郎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
日章帝愚其名 屬陳留風俗傳
改爲名城也 少爲書生寧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

縣召補吏選爲遂亭長勤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
果菜爲限雖家有數園農事訖畢乃令子弟群居還
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
助喪事賑卹窮寡甚有恩化鄰人有陳
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呼元謂曰吾近
日過舍虛薄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
令人謂晚爲落也 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
季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毋聞感悔流
涕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
孝行舊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爲縣陽
遂亭長好行教化人

羊元均悉不答其母詰覽元以子道奚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縣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奚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或佳好也娛鄉邑為之諺曰父母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毋何在在我庭化我鳥呆鳴所生鳴景即鴞鳥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小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魯侯鷹鷂之逐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諸葛亮為縣令故百里也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供資勉卒學行終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徐穉有高名與覽比宇竇客盈室

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家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郡時殺之其一視恢鳴乳踊躍白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替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亂理国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

急總衛者非老子曰理大國雖忠以及百姓自千里御也理善亨鮮者若亨小鮮也雖忠以及百姓自
蠲推忠心恕以及於人則衆志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暢弦一夫謂守長也
上得化下之情則其下鳴弦而安樂也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謝
靈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
緒詳觀古人之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
無例不可甲乙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悉也吾嫌傳論皆有精
意深旨至於循吏良下及六夷諸序論筆敘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掌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一不愧之而已
又敘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後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
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
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冀吾賤
令所以豚情任言耳

後漢書列傳卷之六十六

列傳第六十七 酷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黃昌 陽球

王吉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弁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元年戶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故臨民之職尋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

情剛烈成其不橈之威橈屈也前書寧成爲濟南都尉而鄧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徙爲守始前數都尉歩入府因吏讓
出其上都素聞其名善遇之與結驩 違衆用己表其難則
之智前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
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
文橫入爲窮怒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
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橫猶枉也故乃積骸滿窖漂血十里窖阬也前書尹賞
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爲虎穴乃
部云曹掾史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賈販作務而弊
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挌籍重猶深也
死又壬温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
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爲中尉躬案姦猾盡瘁爛獄
中其瓜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
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
爲河內太守
所誅殺血流杵里河南號曰
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勁摧
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爲壯也前書齊南郡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
石莫能制御都爲濟南守至則誅鉏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
尊坐事又趙廣漢爲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盡入丞相謁相
徵召其夫人詣闕自訟廣漢亦上書陳謝事司直萬望之劾奏廣漢
貴推原大臣意不道主腰斬殺婢事頗聞言不遜誅棄市
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著方於前世省
矣而閭人羨姬侵奪天下之善若此一類雖厭快衆
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棺當黨人篇劉收李膺
等傳也
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
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
丹新造居宅而不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

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毋父子殺之毋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毋前附王莽虐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姓水丘名岑也)劇(時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案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驅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盲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

聖德中興而縱怒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疆項(杯食杌匕太官以伏聞上問宣宣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對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疆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

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抱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冢數斛數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錢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餌也餽饋也說文曰餌粉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臣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疑作俗本臣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

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敎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縣東南也）陂池廢滅後龐右不安乃拜嚻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法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輒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以付奐公涼州爲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其子則搏噬過常貧嗜也諸本冗字或作六誤也）不入冥府寺（冥水北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嘷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嚻在天水政能以爲後（冀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嚴彭祖也）經明教授廬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編羽以爲衣也前書鄒大爲五利將軍服羽衣也）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

濫徵下獄免歸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四太守處興風俗通曰史記趙有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營陵縣屬北海古止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討之捕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前書朱敬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因執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同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絜無資常築墾以自給肅宗聞

而憐之後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
欲損其威（續漢志侯國郎有五官掾縣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
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
口眼有稍苦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棄入城者
（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閤陛車此皆以名
自定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
敢敗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
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賓等輩
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自爭以激切
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
宮中歸夜至止姦亭長霍延遮上篤篤蒼頭與
爭延遂援劒擊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
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謂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
尉詔獄數日貰出（貰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
事貴戚然時慘失中（慘雲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
免官後為衛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
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衛史中丞外督部刺史
內領侍衛史紆察百司故云典司）
京兆歸司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聒朏宿怨
無不僵仆（僵偃也仆踣也）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

其禍然篤等以紓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衛尉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紓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臧氏傳季孫行父稱文仲教行父事君之辭也）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辛伯諫桓王云邪僻生於驕慢）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脅流雖寡浸成江河燎火雖微卒能燎野（韋昭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瓌封爲梁王太后崩與弟稺作亂也永惟王室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鄧騭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夏早車駕自幸洛陽録囚徒二人楚掠生蟲坐左

黃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爲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

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也悖亂百姓侵寃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爲州書佐黃昌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爲二千石（續漢志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勑收付獄案殺之又遷爲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薊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

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處斷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奉過理郡守收繫收繫拘執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政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徵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音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顯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與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八林書有鳥篆象形以爲字也而位升郎中形

圖冊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
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楚詞曰
江海乃蟬蛻其它外矣）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
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
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
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
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擅
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
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
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
封舅（舉音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訥朱禹廖盛
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
熲諮附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
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
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狀若汝也）死不滅責乃欲求假
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
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笞朴
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
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

P12 – P13

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
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畏懾諸奢飾之物皆各減損不敢踰制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
曹節見磾甫屍道次慨然扶淚曰扶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
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且俱入
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
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慈過之人
好爲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驕壽虐帝乃徙球爲
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迎尚尺

殺由仁濟寛非虐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也在傳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言政
寛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爲暴虐也
或曰春秋繁露曰君者国之本也夫爲国本其化莫大於崇本
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死以兼人此言酷暴爲政化
之未雖得勝殘而崇
本之道尚爲略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八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之文也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也閽即門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

人掌王宮之內人
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礼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
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閽尹慎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
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礼則爲內宰掌理宮內之政令詩出入開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
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
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
通闚中人易以役養乎闚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
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
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偪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
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義以
遠我以礼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
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

若閽謂應鞮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賢
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桓公事見管仲傳
預注曰寺人即閽官刀鄙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璧
告公曰太子將爲公使魎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
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
以參其選中銀鐺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
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謁者掌賓贊
古所奉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
昌言宦官賢傳近侯卽之內文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
比宦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
宦者鄧通談比宦官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
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

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蓋臣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閤中人主之所居黃門也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緣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自以為宜置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恃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發病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滿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呂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難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

置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難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

黃門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侍中之職侍中之職侍帝左右顧問應對拾遺補闕下令不出房閤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只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閤之任也永巷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閤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拥之策績以五侯合謀翼奠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夜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音見排斥　謂皇甫嵩朱儁等並被排也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

阿旨曲突異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
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劒兮玉珥楊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榮乎曰量也李軌注曰朱皮也金金印也茸茅兮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虎符也有署第館綦列於都鄙綦列如綦之布列史記曰徙徙綦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臧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荊揚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并嫱嫂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牣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嫱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賤者嬙立豆反嫱音牆前書曰初美盛為吳相時從史盈和盈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數而昌迷起左傳吳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士木被綷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編狗馬被纖縟熏籠也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孚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辜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賊盜劇閒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顯怨愒君棄奠之執力九服已見上扈英謂劉盛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衰紹冀行其表無餘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受寵若驚之史記曰以暴易亂亏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冀竟立昏弱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鄧龜鼎國之守器以論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爲宦官所滅左傳楚屈瑕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未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蕭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有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窮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頭

反說文曰南鄙棘陽縣有鄴鄉求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鍾爲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

年監作柮剉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爲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道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大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粗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地節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爲文飾）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譖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亞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

豐黃門令劉安鉋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修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名王以嫡統本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氣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劫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今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

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即將閻崇屯朔平門以衛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
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
千戶侯顯以詩所將眾少使與登迎吏士子左掖
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
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
門逢景從吏士按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
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
車左右以戟刃其句遂舍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
曰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
功録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
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
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
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
史況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他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鬼
伍曲光等（東觀記曰程賊棄脯之與光曰以為信令旨暮其當著矣溜盡光為尚帝直事通灯解劒置外持灯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迫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録功臣令專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詔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不自安詣黃門令白告有司奏康詐欺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也）懷忠憤發勠力協

謀遂壻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雖時大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鄢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輿郡）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蜀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況爲臨沮侯（臨沮縣屬蜀南郡）馬國爲廣平侯王道爲涪縣侯李元爲褒信侯（褒信山都並屬蜀南陽郡也）陳予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肯伯友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茍光爲東阿侯千戶是爲

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閎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恚懟見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屬爲印封遮印綬）封還印綬徃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渤尉仕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

綬賜誼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詣謁反膳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後詔書録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四年詔宜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秉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閻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求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

初帝見竇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樂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又帝即位並擢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 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名也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國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
帝在東宮以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
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遷中常侍桓帝
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
亭侯騰爲費亭侯遷大長秋
閱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
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
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
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
效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
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高爲能吏時人嗟美之
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實客曰今身爲
公乃曾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
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
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瑯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
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喚反又音綰）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
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
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
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

皇后乘埶恣睢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鉗與鉗古字通音莫交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衛尉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衛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闕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念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寡弱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

審然者當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中釩疑（中音丁仲反）帝曰女妳臣脅國當伏其罪何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盟於是詔收皇后親黨梁紹之悺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病帝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

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
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
語曰左回天具獨坐言驕獨坐貴無儔也徐曰虎
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
任意爲兩端者本此既作兩端而
皆競起第
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飾以華文
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
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跡屬或乞
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
羣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紱安爲河
王爲濟陰太守璜弟盛爲河內太守
曾太守瑗兄恭爲汝南相皆爲所在殘
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妓南
富高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富高
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罷東
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
考之掠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
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
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
乃鎖輸作右校五使宗族賓客虐徧
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讓卒賻贈錢布賜家塋地明年司隸校
尉劾奏憎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綝請託
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綝皆自殺
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
印綬詔貶爲鄧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龍
降爲鄉侯祖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
亦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
倚魏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
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
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
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
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
一切收捕殺數十人賄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
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
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
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
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
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

復宮復上音房六反 建寧二年喪毋還家大起塋冢督郵
張儉因舉奏覽貪侈著繼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
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
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
深僭類宮省又營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石槨雙闕高廡
百尺廡廊下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奪人婦
婦子及諸罪囚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童竟不上
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毋生
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使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
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
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大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
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
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
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
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
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
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
共普張亮共恭音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
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

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
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
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
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
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
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賽代反）
字當爲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
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
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
人公卿皆承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
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謝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不得蹋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
髮頰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
節等怨猛不已使頰以它事奏猛超罪輸左校朝
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
誣奏桓帝弟數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
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
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

天下節第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常昭辭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道可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令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破石從來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滅竇氏考其黨與志清朝政並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躡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毋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音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鈞水入宮苑爲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社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東氣爲之

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誅戮（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獻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後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諸竄竄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左傳曰天伐越越接俘焉以爲閽使守舟三天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吳公抱寶牽馬實昭晃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于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妻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寵官（諡後辟公府）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

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列裂王土高祖
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
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
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議諂媚主佞邪傲寵放毒
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趙高
轘馬而殺胡亥轘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弁
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重
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述脩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

下比羣佞陛下或其瑣小瑣才也特蒙恩澤又授位
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侔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
穡荒蔬鄭玄注周礼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
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
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
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
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謂發賦多故賤糴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
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
不能供普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

云是時僖公爲齊桓公所脅以女嫁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 況終年積聚

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吾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其威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

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易兌彖辭 卦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

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又頌注左傳曰當国執政也

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

位雖從藩國然旣无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

楚辭曰圓則九重孰處之圜謂天也 且何聞時疏遠解瀆願絕而當勞民

以徧先言之間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窮覈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啓憤方

啓專奪之隙 謂竇武謀誅宦官者反爲宦者所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屈社

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

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言

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卷職遠參天機 毛詩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寺人卷伯作爲此詩人之戒也

夫豈異歸 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又曰爲惡不同同歸於亂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

列傳第六十九上 儒林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宋登
長 歐陽歙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
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
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天子崩未及下車而嗣王治天下者謂之復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
學士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
雲會京師洎井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
徒纘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
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
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簒豆干戚之
容備之於列（簒豆禮器也竹謂之簒過求謂之索干盾也戚斧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屯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屯行貌也委宅反）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雜注曰天子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璫山所常服也）
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驃騎乘大僕御鸞輿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中遊省從河南南宮掖門奉車郎御鸞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成
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掩頭爲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
以望雲物（雲物解在見明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
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
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圜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門逵也）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

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
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
紀章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武通議是又詔高才生受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
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
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
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
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
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漸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問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
問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
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爲園蔬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牧
兒羌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
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宏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
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
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
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札札生皆使太學學生自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童句漸疎而多以浮

宰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當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大學門外堂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騰也音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

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詹尹傳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礼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載寘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埽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

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牢與儀送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弃禮也札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礼爲詩曰惴惴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礼之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焉蜀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面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

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

傳昆業門徒亦盛求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出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鮭陽鴈字孟孫（姓鮭陽名鴈也鮭音胡佳反其字從魚或作鮭從魚者音胡佳反）亦以孟氏見教授有名稱求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歷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柏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

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
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
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
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
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
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董卬
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
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
曰乞楊生師乞讀即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爲人
嗜酒不拘小節衆敢自於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
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交政每共言
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
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
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
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
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交其剛果任情皆

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桀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籍著於十四年卒於官子勤傳興業位至張掖蜀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此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賣受之許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賣受之訴法云謂受人之不深知其情校也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敖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吳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瑕退之徙瀕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懇聖朝帝即勑尚書舩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求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爲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和伯字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子陽字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

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傳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今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故城

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致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菜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傳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求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氏長歙掾

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魯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肅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肅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遶舟翱翔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書宋世良傳曰世良以父名在物故之議高堂隆

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書宋世良傳曰世良以父名在物故之議高堂隆

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潛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尚方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弘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傳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蜀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録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黃鵠候劉京車騎將軍子人亶雲太保屬蜀視鴻奏符命京言齊郎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二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朱央宮之前殿臣與大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壁窳風止得銅章帝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女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崇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意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

輒曰所忘食夜分不寢晚也自以爲鍾期伯牙莊
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慢有泥慢之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
轂杀免官及出歎曰吾聲之徒負世之有道者也何
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
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脩逸
放杜預注左傳曰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
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
拜爲守丞改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
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子
舉自有傳
孔襲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
尚書毛詩魯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及
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

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駉復相友善同遊大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駉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牓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年議五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六年幸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加茲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悉已忘其前之爲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

書傳若此多矣卿爲生衆郁儉免和之曰儉謂不與之禮記曰無儉言儉音去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駉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駉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駉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臣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詔書

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白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待畢也不聽国政畢聖侈士而雅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君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大柄焉四人之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嘵嘵其事多邑邑然後羣臣得盡其心

令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街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五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徃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七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

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億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億從還京師使交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謂爲不吉止億曰子盍辭乎易林也）億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合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閉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閱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毋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

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且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

十一葉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国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国公隋煬帝改封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郎文學掾更歷數將志垂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閣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狼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佳者湖陸令張曇蕭令馬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舉奸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弁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此行一寸刎頸不易九烈裂不恨（烈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俳徊（俳猶徘也音翰）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徵遜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下

高詡　魏應　任末　薛漢　召馴　趙曄　董鈞　周澤

范曄　後漢書七十九

章懷太子賢注

包咸　伏恭　景鸞　杜撫　楊仁　衛宏　丁恭　鍾興

雍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顏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韓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十滿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名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

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札記曰札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童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東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坐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

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

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
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
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教授童句作解說九篇位至
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
傳黯學以任爲郎中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
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孝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
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
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

章句煩碎多蒙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
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
行幸琅邪引過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南宗行饗
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
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壽字君倩少習齊詩
任末字叔本蜀郡郫縣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
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
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
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塹如

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
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說及
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
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
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
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
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
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
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
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
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
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
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
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
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
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
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前書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南陽郡卷音丘圓反）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蒙）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甚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

二年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中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侈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出急務帝嘉之賜以繒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什邡縣屬益州音十方）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

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
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晏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掌為縣吏奉檄迎
督郵晏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縣名
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
還家為發喪服晏亦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于家晏著吳越春秋詩緯歷神契祭邑
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
傳之學者咸誦習焉為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
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
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
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
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
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
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
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馬成
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
公意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
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
普德字延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為大戴禮普為小戴禮普
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傳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
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
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
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
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
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扈樂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
舉明經漢官儀曰尊

戴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
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
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
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夕宗
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
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
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與鄭衆傳
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
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

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顏安樂字公子安樂子也嚴安樂字公孫安樂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縣名屬兗州金鄉縣治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左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即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救反坐貪穢下獄没入財產顯宗以信藏物在諸廩吏唯澤及光禄勳孫堪大司農當沖特蒙賜爲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

字子程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
愛士大夫然一豪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勢自行
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左戰
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
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
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
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逕綾門亭長譴堪
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
遇下促急司隸校尉鮑鯨奏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
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二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潔於

後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
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程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約威儀頗失
宰相之望教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嘗
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
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潔時人
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齋（案宮儀此下云一齋酌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
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連與宇次文淑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學

代春秋恭薦與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複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及諸侯從與受章句封閣內侯與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與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與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孫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

記曰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一羊羣有大小肥瘦博士羣羊觀請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決之宇後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最先出不後有爭訟後召會問瘦者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門生縗

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學莫不歸服之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

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
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
精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
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
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
無欲專心經書若其講問乃一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
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

白門下書吏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
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聯矣留逢
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
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君數月諸生上言
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
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屬邠州辛平縣）少習公羊春秋
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
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
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

徒數百顓治鄭氏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猶不
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
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
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寥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
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
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尚書令及馬
氏廢建初八年順陽矦馬廖子豫爲步兵校
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見馬防傳育坐爲
所舉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
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
又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
州郡進退必以禮大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
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
春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爲尤也
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
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
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
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侍
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

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辯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愼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

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葉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釋義見日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令左氏明也杜義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執柔唯詳無愠色以杜盡地辯詳五業並授其或質難不辜譽引類至忘寢食也仕宦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為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

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
徹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
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宅運三年乃讌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言乃讌時靈帝崩讌初釋服也
帝居諒闇初釋服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蒞止其車
三千鴻彼飛集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
滂臨也鴻急疾之貌以喻飛乃至攻敵 王師電舉之破砂
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
始有纂弓卧鼓之次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卧鼓不用征伐
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
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
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
吳 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曰孰爲最大仲尼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
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
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亥有二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緤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也不知紀年使之年曰臣小人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在上併三六爲九也
身如笄之六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倩不疑定
北闕之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
衛太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亡莫敢發
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
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
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
間而靠之曰公卿大臣
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
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
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
時光與張子儒謀欲廢王
下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
光子讓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
以父母老疾弃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
更贖樂以鈞由余兒求傳說豈復哉史記曰由余其
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人爲之則勞神矣
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宮將奈何廖
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樂以奪其
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
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處也乃令內史廖以女
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寧公
又數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
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
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
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承春申君謝之
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孫卿去之蘭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
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
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
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及
臣衡於平原前書臣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
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
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
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
議郎以壽終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
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
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逐以穊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
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
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傳
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
太守
[redacted]音矣反
初慎以五經傳說
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依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
者萬六千人徵辭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論五經異
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
其服儒衣稱先王
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
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
遊辟序聚横
橫又
竹黌
經生謂
博士也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

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講讀之舍高敞焕爵也 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述或說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黨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盤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或作幋說文曰幋履衣巾也音盤悅佩巾也音稅 大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一也無二專亦法言之文也諫諠也音奴交反 且觀成名高弟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御名 朝綱日陵國隙屢設陵陵遲也 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惡也

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忠勸皇甫嵩令推言言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 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謂董卓欵大起兵鄴人詘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之執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盻則天業可移猶鞠躬奉主之下很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絕約而無悔心帝也札簡牘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絕約猶拘制也 曾乏剥桡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卦曰棟橈凶棟橈言漢竹自終人神之數 世德終其祚昌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昌即魏文帝也 袁敬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豈非學之效

乎跡猶彰也言由有故能學成長之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知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也贊曰斯文未墜亦各有承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墜由故學者分門各自專業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踈殊會通闕相激一聖不復作起則臬一家或精或踈或闕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下